



中国野史

元代野史

(三)

[民国]田腾蛟摇著

目摇摇录

- 第四十二回摇梅参政淮南召兵..... 员
第四十三回摇金山寺索通盗宝..... 苑
第四十四回摇周处台马陵伏妖 愿
第四十五回摇梅参政昭关战死 苑
第四十六回摇贾平章寿阳篡位 愿
第四十七回摇凤凰台大开武选 獠
第四十八回摇鸳鸯绢巧判良缘 獠
第四十九回摇岳招讨计赚长沙 苑
第五十回摇慕容长麈兵武陵 獠
第五十一回摇西冷桥樊生遇艳 苑
第五十二回摇木棉庵老魅谭禅 愿
第五十三回摇扈先锋收复岳阳郡 远
第五十四回摇元太后驾游五台山 愿
第五十五回摇两先锋分剿云梦 猿
第五十六回摇岳招讨怒打襄阳 苑
第五十七回摇广陵散竹生得谱 愿
第五十八回摇牡丹钿玉奴择婿 愿
第五十九回摇耿星星兵败海门岛 缘
第六十回摇王用槐吹箫九嶷山..... 员
第六十一回摇炎宋兴复设方镇..... 苑
第六十二回摇众夷国入贡武都..... 猿
第六十三回摇苏公堤朝云集句..... 愿

- 第六十四回摇七星岩焦芳殉节..... 员源
- 第六十五回摇云贞女万里传书..... 员怨
- 第六十六回摇钟情人一心合墓..... 员怨
- 第六十七回摇宋主重立元祐碑..... 员猿



第四十二回摇梅参政淮南召兵

摇摇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庚寅，各路地大震，武平尤甚。压死官民等七千余众，坏仓库局四百余间，民居不可胜数。江阴、宁国等处大水，百姓转徙流离者四十五万余户。时世祖年七十有六，春秋既高；内有弘吉刺皇后专政；外有诸王驸马并阿合马、塔即古、阿散等，表里为奸。尚书省与征理司钩考百司仓库钱谷。无非贪饕邀利之人，骚扰各处。民不聊生，盗贼纵横。有行台侍御史程文海入奏，帝不省。兵部尚书董文用与平章不忽木二人齐奏曰：“江南守将耶律渊、石中孚与贼连战皆捷，寿阳锐气沮丧。今石中孚年老病卒，仅耶律渊一人，应接不暇，恐贼势复炽。陛下曷不委将协征寿阳，平定江南，在此一举。机会不可失也！”世祖允奏，随有议郎程鹏飞进曰：“左都督梅殷，从太傅伯颜出征最久，历练知兵，可当此任。”世祖从之。诏以梅殷兼行省参政，协同耶律渊征寿阳，觞之便殿。文武送至蓟门邮亭。梅殷举手谢众曰：“殷若灭贼，则回军有期。不然，则朝天无日。”文武为之动容。梅殷奉旨，自望安丰路而去。

且说淮王秦锡帛，自失宁国等处，与贾智深议曰：“联盟汉阳，结为唇齿，竟不足恃。方今惟广南兵最强，号令严明，所向无敌。莫若姑示顺从，借为声援。以观其变。”遂遣莫绥猷奉书币纳降，愿为内附。且以次子秦梓为质。莫绥猷直达翔龙府，禀见涪陵王。参拜已毕，将书币呈上，并达淮王之意。有韩昭、马遇乐、皇甫惇三臣欲纳其降。涪陵王本不悦秦锡帛，因不欲却其来意，婉言谢曰：“广南寿春，



间关阻隔，江右微近，仅堪自守。上国士马精强，何虑元师？况古者虑人不从，则为盟誓，盟誓变而为交质，皆由未能相信故也。苟忠信以将之，便当推心置腹，诚实相与，如青天白日，何自怀疑义，而用质子为哉？”乃厚赠莫绶猷，以温语遣之。恰值梅参政协征淮南之信亦到寿阳，秦锡帛益急。又遣使以犀角带、象牙梳、珊瑚枕、龙凤镜四宝来献，且请江右等处遥为声援。涪陵王笑曰：“地土且不受，何有于珍玩？孤正有事于四方，所需者文武才略，所用者谷粟布帛，他非所好，悉却之。”使者不敢停留，离了广南，急回寿春。路经临淮，遇颖川豪士刘汉杰。见使者押扛礼物，光芒外射，知是异宝，惊讶不已。又见上有淮王旗号，大喜曰：“此人口慢首也！”一声呼哨，庄客家奴数十人打散舁夫，一拥夺去。使者星夜逃回寿春，禀知淮王曰：“故宋不受礼物，亦不肯声援，礼物押回，行至临淮，被强人夺去。特来请死。”秦锡帛只急得双目直瞪，咆哮大怒曰：“孤不惜重宝，求援与国，何不沿途小心？有辱使命！”立将使者斩之。唤过邢士龙，命率三百轻骑，夺回重宝，拿获强人，不得有违。贾智深急谏曰：“不可，临淮颖州，乃系元人地土，焉可去兵？此宝已失，量难夺回。大王且速议御敌之策，若复凤阳，数宝自有下落。”秦锡帛恚曰：“珊瑚枕、犀角带，俱海外异产，价值千金，不足为奇。龙凤镜乃先太师未第时，与同窗数友偶游石镜山，遇一异人，见先太师，惊问曰：“此长脚者何人也？”众告以姓名，异人愀然曰：“此人他日贵显无比，但不克令终耳！”先太师拜恳以保全之术，异人因出古镜一枚曰：“此石镜后身也，有此一镜，可保首领矣！”先太师拜谢而归，见此镜无甚奇处，惟镜背



有龙凤交互之文，故呼曰：“龙凤镜。”镜面亦模糊不甚光华，但不时张望，屡有警报。靖康中从二帝入金，见镜中诸臣、文武皆被囚。而先太师独不然。后果得还国。绍兴二十年正月朔旦，将入朝，忽镜中见一小校，执利刃甚怒，及入朝，果遇施全行刺，不中被获。家世珍藏，洵稀世之宝也！今故宋幸灾乐祸，求援不与，显然欲我鹬蚌相争，彼坐受渔人之利也。孤意欲分兵伐宋，以图江右等处，一面抵敌元帅何如？”贾智深连声曰：“不可，不可。劳师袭远，万难成功，是又生一秦矣。目下惟先发制人，趁元兵未到，令耿星星仍由吴兴袭南陵，张师旦由宿州袭临淮，邢士龙由广德袭六安州，三路并进，亦牵制之一策也。”

秦锡帛从之，下令去讫。惟张师旦袭临淮一支人马，正遇耶律渊引大队抵住去路。张师旦暗思：江南惟一耶律渊知兵，若不除之，终为寿阳之患。张师旦遂整饬人马，直与接战。耶律渊横刀勒马而出，张师旦遂与交锋，不数合，大败而走。耶律渊按兵不追，张师旦休兵复战，终不能胜，接战数日，连战皆北。耶律渊颇易之，兵屯临淮县高唐馆之南。是夜，恍惚若老将石中孚进营，约与入朝，方欲问此间托付何人，石中孚不答，忽然惊觉，乃是一梦，甚异之。

次日，闻左都督梅殷奉旨来征寿阳，又报贼将张师旦搦战，耶律渊大怒曰：“誓当扫除妖魔，陛见元主，方显将略，”舞刀跃马而出，马忽失前蹄，将耶律渊掀跌在地，众家将慌忙扶起，齐谏曰：“今日将军出马，恐有不吉。不如休兵数日，候梅参政到，一同破敌何如？”耶律渊叱曰：“我往彼亡，何不吉之有？大将临阵，凿凶门而出，宁鲜祸福耶？”家将不敢再言。耶律渊一股锐气，按纳不下，恨不



一刀一马，踏尽贼兵。张师旦望阵先逃。耶律渊追过渔台，濠梁左右，芦苇成林，时秋风骤起，满目荒凉。不觉心动，问家将曰：“此非战国时庄子休观鱼处乎？”家将曰：“然”。言未毕，获港蒲丛中伏兵四起，大呼曰：“休放走了耶律渊！”耶律渊顿足叹曰：“吾一时轻敌，中贼计矣！”贼兵万弩齐发，张师旦抄在后面，阻住归路。可惜大元名将，竟为张师旦所算，射死于观鱼台下。张师旦拨回人马破了临淮；不分星夜，仍旧复了凤阳；报捷寿春。秦锡帛大喜。遂命三子秦楠领兵同守凤阳，张师旦进爵有差。不日又报耿星星袭破南陵，邢士龙亦占了六安州。安丰路大震，日渐强盛。兵势复张，及梅殷到日，各路失陷已三日矣。梅殷闻报大惊。忙令三军，与耶律渊发丧，表奏元主，为之请荫。驻兵合肥，调集各路将佐，大阅士卒，不上万人。讶曰：“行伍全然不整，焉能破敌？”下令：“一面召募，一面征调，再议征进不迟。”

且说颖川刘汉杰，年逾四十，尚无子息。因至栾城妻舅韩氏家，回归，路遇淮使，夺得贡物，急舁回白鹿庄。启榭一观，见犀角带、象牙梳、珊瑚枕，皆稀世异宝。不胜惊喜。又一古镜，斑驳陆离，不甚光华，暗思：此系贡物，必有异用。就床前悬之。是日，重赏庄客，大犒家奴。自与妻韩氏，亦就中庭，设宴庆贺。韩氏曰：“我家世居白鹿庄，纵遇凶岁，不受饥寒，焉知非前人余庆，但已过壮年，尚无子嗣，未免形影相吊耳。”汉杰曰：“古人云：‘无官一身轻；有子万事足’。惟此最为难耳，但刘氏世多修积，不应绝嗣，若获早岁抱子，慰我属望，庶得桑榆晚景之靠。”韩氏曰：“前者妾曾于莲花院弥勒佛座下，布施金钱二十万，



祈福求嗣，近来腹痛隐隐，早晚间若得分娩，实叨神赐。”汉杰曰：“若得刘门有后，誓当皈依佛前，朝夕礼拜，以答神庥。”夫妇饮至更深而罢。是夜星光朗耀，香气袭人。韩氏果然分娩，竟举一雄，面目峥嵘，日角有光，试啼声，英物也。刘汉杰大喜，急向神前，叩祷拜谢。

次日即命仆从，辇钱至莲花院，酬还神愿毕，回归。路遇故人赵豹、薛超，问：“何往？”二人皆言：“往合肥投军效用。”汉杰正喜得子，挽留至家，当轩酌酒，十分款待。二人亦举手称庆，畅饮大醉。刘汉杰乘兴言曰：“贤弟辈欲投军自效，固属有志勤王。但当今势变难料，盗贼纵横，朝廷多不之理，况四帅虽死，五奸犹存，骚扰天下。激厉英雄，多从草泽中崛起。贤弟既到合肥，当见机而行，慎勿拘执。”赵豹、薛超齐声曰：“某二人不过借此机会，一观朝廷气运何如耳，安得如仁兄脱然事外，东山高卧哉？”汉杰曰：“非愚兄偷闲自乐，见大元机局，已约略可知矣！但贤弟辈皆有用之才，入军投效，自当选拔。”三人促膝谈心，至次日珍重而别。赵豹、薛超，行至中途，又遇泰州杨进、娄县徐有芳、海门魏镛，皆往投军，五人同至庐州合肥县，直渡巢湖，闻梅参政兵屯藏舟浦，凡投军者，皆先入亚父馆注名，申送营中，考验收用。赵豹、薛超等注名已毕，见悬挂榜文云：

安丰路行省参政兼统制兵马招讨使左都督梅为召募事宜，晓谕军民人等知悉，所有各件才艺，胪列于后：

其一、熟谙兵法，深明韬略，可为元戎者。



其二、骁勇过人，斩将搴旗，可为先锋者。
其三、武艺出众，才堪驱使，可为散骑者。
其四、谙晓天文，善占风候，可为策划者。
其五、素知地理，深通险易，可为向导者。
其六、心术公平，为人正直，可掌纪录者。
其七、机变精明，动能料事，可与议军情者。
其八、语言便捷，足能动人，可以为说客者。
其九、精通算法，毫厘不差，可以掌书记者。
其十、多读诗书，以备顾问，可为博士者。
其十一、素明医学，神圣工巧，可为国手者。
其十二、善能驰骤，探听机密，可为细作者。
其十三、掌管钱粮，出入有经，可以给军饷者。

以上十三件中，凡有晓一件者，即赴亚父馆注名，申送幕府，听候考验，果称其实，立即重用，不拘资格，尽心王事，务图报效，懋著功绩，不次超擢，封侯相，悉在此举，敬兹告示，晓谕通知。

至元二十七年月日押

五人看了榜文，投入幕府，梅参政委牙将验过，皆录入裨将，以次擢用。旬日，梅参政又召集军士万人，不时检阅，操练精熟，乃发令箭三支：一调京口都督彭悦，进广德州；一调徐州钤辖戚磷，赴六安州；一调松江统制裴金仙，取宁国。自领大军，直捣凤阳，由和州而进。



第四十三回摇金山寺索通盗宝

摇摇云梦贼贾翀，既破汉阳，兵屯汉川，四出大掠，将犯黄州。有倪雕儿、汪夜叉、姚太师、宋罗喉、赵阎罗等议曰：“此去蕲黄不远，攻城掠地，不足介意。惟兵饷不足奈何？”赵阎罗曰：“我兵目下云集响应，不下十余万众。古云：‘兵多将累，粮草不敷，决遭困惫。’不如大加检阅，精壮者留，其难民胁从者，用武安君长平之法坑之。”汪夜叉曰：“不可，饥民胁从，用以冲锋则不足，用以掳粮则有余。随从我军，令自觅食，亦足以壮声色。即官军截杀，亦无损于大队。岂不两便？”倪雕儿曰：“二公议皆未尽善，某有一法，难民俱有用处。”众问：“何用？”倪雕儿曰：“我兵行处，并无辎重押后，全靠掳掠。今将掳掠之法，分为三等：第一酷比缙绅，第二赎取妇女，第三搜刮富户。夫缙绅之家，即在任廉介者，薪俸之余，岂无微积；若贪污官吏，日坐私衙，敲精吸髓，民膏民脂、橐鞶归，遂甲第连云，膏腴万顷，非我辈不能出所藏也。至掳掠妇女，另置一营，不准男女混杂，以身分高卑，定贵贱取赎。素封之家，累世蓄积，严加掳掠，拷出私窖，粮饷自充矣。”众人皆曰：“此计甚妙，比缙绅掠富户二件，即令难民胁从者任之，为伊等平日吐气，当有奇效，惟赎取妇女一事，非我辈自为稽查不可也。”倪雕儿曰：“各委部下将校主掌，但纪律不可不严，掳来妇女决不可犯。如有士卒奸淫者，立斩不赦。如此则赎取日众，而银钱自广矣。”众人如命，此令一下，纵兵四出，汉沔一带，鸡犬俱尽。时有安陆县郑恒者，



度宗时曾知绍兴府。其高祖毅夫，仁宗朝状元及第，世代通籍。郑恒为绍兴知府，抗疏力言襄樊不可不救，贾似道讽台臣奏劾之，罢归安陆石柱乡，不久遂卒。宋亦随亡。妻梁氏生一子一女。子名梦兰，才华秀美。女名玉奴，姿容闲雅。一兄一娣，读书木兰山房，而玉奴颖悟过分。每相问难，梦兰自叹弗及也。年十五，工吟诗，善填词。七夕登楼，作《忆江南》二首，词云：

七月七，瓜果设庭中。乞巧穿针儿女技，在天在地誓深宫。银汉自空空。

其二云：

七月七，鹊渡诉离衷。尽夜绸缪今夜里，情魔难障太阳红。分手各西东。

梦兰见之，长然曰：“字句虽然清新，声口未免懊恼，恐有不祥。”玉奴又题杨妃教鹦鹉，念心经一绝云：

春寒卯酒睡初醒，笑倚东窗小玉屏。
早悟眼前空是色，不教鹦鹉念心经。

又题绿珠坠楼云：

花飞金谷彩云空，玉笛吹残步障风。
枉费明珠三百斛，荆钗哪及嫁梁鸿。



梦兰见之喜曰：“妹此二作，颇敛才就范矣。一日木兰亭前，池中芙蓉盛开，梦兰有感，乃作《菩萨蛮》一词云：

红云半压秋波急，艳妆泣露娇啼色。

住梦入仙城，风流石曼卿。

宫袍呼醉醒，休卷西风景。

明月粉香残，六桥烟水寒。

玉奴观毕，亦作行香子词，二首云：

如此红妆，不见春光。向菊前，莲后才芳。雁来时节，寒沁罗裳，正一番风，一番雨，一番霜。

其二云：

兰舟不采，寂寞横塘。强相依，暮柳成行。湘江路远，吴苑池荒，奈月朦朦，人杳杳，水茫茫。

梦兰看罢，愀然不乐曰：“吾妹将来大有速遘，观诗词声口可见矣。”无何云梦贼起，乃奉母梁夫人。避兵京山县莫愁村。时盗贼纵横，人情汹汹。家中厮仆逃亡过半，余者俱怀观望。惟老仆二人：一名索通，自称赛昆仑；一名马陵，绰号绍虬髯。二人素有肝胆。原本山东死囚，遇郑恒生之，收为健仆。后奉使淮西，夜宿蒙城。贾似道遣人行刺。被二人擒获，竟免于祸。郑恒待之益厚。景定间三使海道，



颇得其力。但二人积不相能，常睇目视，同食不交语。睚眦小忿，辄奋老拳相殴斗。及闻汉阳已陷，纵兵四出，渐至近村，梦兰已束手无策，忙与母梁夫人及妹玉奴，弃家逃窜，仓皇出走。马陵搀扶梁夫人，一步一跌。行不数里，索通方负一囊赶上。喘息未定，忽一队贼兵蜂拥而至，主仆冲散。梁夫人母女，慌做一处。忽见一枯桥，内颇空阔，潜伏其中。俟贼去，乃逡巡而出，已不知梦兰与二仆何所，急寻僻路而奔。回望各村俱烟焰蔽空，道路皆横尸枕籍，见男妇号哭而行者，络绎不绝。行约数十里，力渐不支，足亦皴裂。乃投深林中，母女相对而泣，坐以待旦。腹馁特甚，捱至天明，又恐贼至，母女狼狈而行。午后已十分困惫，前临石桥，于绿杨深处少憩。饥不可堪，乃摘柳叶嚼之。惊布方定，闻桥上逃死者悲恸欲绝，不胜酸楚。又至黄昏时，四野虫鸣啾啾，母女更喁喁饮泣，自分必死。忽疏星淡月中，桥西若有人大踏步而来，口中唧唧啾啾，闻语云：“夫人小姐，存亡未卜，此事怎了？”玉奴细听之，索通声口也，急低声呼唤。索通一闻大喜，急至桥下，扶出母女曰：“夜静行将安之。”索通曰：“此名离狐村，前去不远，有延庆寺，权往寺中，明日再作理会。”遂一步一步行去，直入寺中。月下见门庭荒芜，并无灯火。母女至佛前祷告泣诉，就殿角坐定。索通将囊中食献上，夫人始问梦兰消息。索通愀然曰：“不知去向，业有马陵往迹之矣。”夫人泣不可止，玉奴亦泣曰：“仓卒出奔，并无资斧，倘至京山舅氏家，则无虑矣。”索通曰：“老奴囊中，幸预有准备，且过应城，须雇车马，方能直达京山。”三人勉强，捱至天明。索通前去探路，缓缓而行。但所过残毁，并无旅邸。索通觅食之。



一日道出乌坂，达鹿头口，将近大路，索通曰：“冲要之处，防有贼兵，老奴往探之。”夫人、玉奴匿路旁深林中。既而林外，忽闻有人来往。玉奴方探头一望，谁知正是贼队探军。一见玉奴，知是奇货。凡十余人，奔入林中，将母女拿住。夫人叩头不已，玉奴情知难免，正欲投崖。贼一绳缚定，慰之曰：“我等不伤性命，若有亲眷取赎，异日还可归家。”不由分说，押赴而行。少顷，索通飞奔而来，一见夫人、玉奴被陷，狂呼不已，投入队中。贼将刃之。一贼曰：“且问系此女何人？”索通曰：“老仆也。”贼曰：“既为主仆，即属亲眷。贾大王有令，不戮妇女，须用金赎取，决不食言。”索通恐诈，且泣曰：“老奴愿随军中，乞将主母、小姐释放。”众贼大怒，三拳两足，推之使去，曰：“非三百金，不能赎也。”簇拥而去，索通抵死追赶，且呼且泣，只见一贼引弓持满向之曰：“老奴才不畏死耶？某营中所得妇女，何止万千。但宦家女子，赎以千金，民家者三百金。命妇五百金，有金则归，无则死。”嗖的一声，索通应弦而倒，负痛而起，忙拔出箭镞，则右臂血流如注。裂衣束之，贼已去远矣。坐而泣下曰：“保主不全，不如一死。”即欲寻自尽，既而又转念曰：“抱惭而死，不惟无以见老爷于地下。且马陵有知，将笑我为偷死矣。今日之事，一生九死，不可不死中求生。贼明明告我以千金赎取，若得千金，则夫人、小姐生还皆可冀也。遂熬着痛楚，立起身来，暗思：主人旧日，颇有蓄积，家中岂无暗藏？不如仍归安陆。”

遂连夜奔回石柱乡，方入里门，见凋残已极。再至家中，则庐舍已付煨烬。一见怆然，基址俱发掘靡遗，心如灰死，无计可施，左右思维，忽然曰：“计在是矣。京山县梁



氏舅家，亦是世胄。且属至戚，惟此处为可望耳。”且幸身边尚有余金，行路有资，遂至京山，但梁氏家则先一月，已被抄掠矣。索通如冷水浇头，垂泪而已。抽身便走，又忽忆着主人存日，同僚有一苏学士，最相契。学士乃宰相苏颂之孙，世居丹阳。不如竟赴京口，且南徐不曾被兵，此计定不落空。遂不分星夜，雇舟直下，迤迤达于镇江，由江口拨运河，十数日已近丹阳。上岸访问居址，俱云：“苏相公世居城西晚香村，于大宋革命时，远迁台州去矣。”索通望空捉雪，大失所望。囊中羞涩，流落京口，幸幼年颇好引拳，尚能记忆，遂以卖拳营生，且救眉急。一日在丹徒县焦山镇，遇一头陀，亦枪棒师也。两人心投意合，言语之下，索通不时长叹。头陀怪而问之，索通以实告，且曰：“若得千金，则吾事成矣。”头陀曰：“此处金山寺，现贮数千金，何不取之？”索通惊问：“何金可取？”头陀笑曰：“其实金则无之，有一物可值数千金耳。”索通又问何物。头陀曰：“北宋时有一佛印禅师，乃是高僧，住锡金山。苏东坡学士，将往访之，直造寺中，禅师迎问曰：‘内翰何来？此间却无你坐处。’苏学士戏曰：‘借和尚的四大身体，用作禅床少坐。’禅师曰：‘山禅有一转语，内翰答得来则罢；不然，将身上玉带留下，永镇山门。’苏学士即解下玉带。请问何语，禅师曰：‘山僧四大本无，五蕴皆空，学士要在何处坐？’苏学士一时答应不及，禅师即喝侍者速收玉带，苏学士欣然弃带而去。”按，此带出宋皇上御赐所值何止千金？见今存在方丈后佛顶阁，度置第一层楼上。若得此带，胜汝数千金多矣。”索通大喜，深谢头陀。头陀戒之曰：“汝义气可嘉，故以密告，但百年镇宝，盗之甚非容易，吾将逝



矣。”索通力任不辞，头陀遂去。

索通便渡过扬子江，见金山浮在江心，四面悬绝，一径孤悬，暗惊此山如何可止？方逡巡山下，瞻前顾后，忽山头有人大呼曰：“山下有贼至矣！”索通大惊，细审之，乃卖拳头陀声也，心中大疑，既而忿然曰：“但得救主，赴汤蹈火，亦所不辞。”是夜方欲止山，闻寺内鸣钟不已。即当更漏，甚是分明，不敢入寺。一连数日。闻本月初七日，乃英烈龙王诞辰，赛会烧香，索通喜曰，机会在此时矣，至初七日，果人山人海，索通踱将上去。但人人进香者，俱至龙王堂而止。寺前寺后，巡视甚众。直延至晚下，见众僧俱登佛殿顶礼，喃喃喧扬佛号。索通由大殿，经过数重殿宇，混入方丈。侧左有门未闭，竟闯将入去。果见一阁，高出层霄。暗思必佛顶阁也。正欲登阁，一时闻方丈内，木鱼震响，众僧已入方丈。索通大惧，忙至阁子后，黑暗中伏定。少顷，又见十余僧合掌而入。索通悚息，毛发皆竖。见众僧一一掇梯，直上楼去。索通懊悔曰：“计不成矣。”既而楼上梵音齐作。时腹中饿甚，遂出大殿，见佛前罗列供献果品，正好充饥。馋猿遇果，饿犬闻腥，任餐一饱。更转身入阁下，闻梵呗声少息。又欲踱上楼去，未及阁门，忽履声囊囊，慌忙转身，正在窘急，忽见回廊右手畔，有一小门，可盼江水。遂徐步而出，见有小径，可以纾道，直达山门。幸有生路，始潜身下山。正值夜渡船，搭过江去，宿于旅中。

当夜纳闷不已，展转床席，未能合眼。时月影当窗，猛听隔巷有行步声。起而窃视之，见一偷儿在隔巷入家壁下，蛇行而入。少顷，囊负而出，如是者再。索通看得分明，徐至壁下。偷儿正探头从窬中出，索通一把拿住。偷儿作慌，



忙将囊中财物献上。索通一时触动心事，扭至僻静处，抵死不放手。偷儿乞命不已，益发窘急，伏地叩头，乞免一死。索通笑曰：“某非捕盗者，特有求于汝耳？”偷儿不省，索通曰：“汝入此道几年矣？”偷儿听其声口，似同道者流，乃答以初学。索通不觉愀然久之，偷儿已窥其意，乃曰：“实不瞒公，某作此勾当，近今十五年矣。”索通大喜，急叩以有闷子火，鸡鸣断魂香否？偷儿愕然，暗惊此人，乃大盗也。今晚小巫见大巫矣，因问以何用，索通曰：“有则求之，无则不劳说辞。”即以囊还之，令去。偷儿负豪欲行，仍止。复问曰：“足下果何人也？”索通怒曰：“免汝一死，速去耳，饶舌何为？”偷儿愈不肯行，弃囊于地。再拜曰：“何敢相瞒，某实系小偷。愿拜门下，以听驱策。若得承教一二，没齿不忘。”索通复笑曰：“汝以吾为巨盗也，为汝求二物，殆将有所用耳。”遂以心事告之，偷儿大喜曰：“断魂香，闷子火，惟吾师处有之。吾师为江阴巨猾之魁。每在皂角林、瓜洲渡等处，截江剪径，徒众百有余人，如虎生翼。要得此带，某去请吾师，将寺中掳掠一空便了。可劳如此琐琐。”索通大惊，不许，急以婉言谢之，令去。偷儿又曰：“公既存心仁厚，不愿买祸。某一人去，竟将此带盗出。用以报公盛德，何如？”索通大喜，又曰：“寺中防范极严，重楼复榭，道路曲折，恐汝路径不熟，须某同去，方保无虞。”偷儿大笑曰：“作此勾当，宁问道于人耶？某试探之，决不辱命。”

次日当晚，二人摇舟过江。至山下，索通遂止舟中，偷儿蹑上山去。犬吠无声，至更许而回。索通急问之，偷儿曰：“业已探过，在阁上古佛龕前度置第三层，以伽楠香木